

圆梦

孔宪礼 / 著



 黄河出版社

圆梦

孔宪礼 著



黄河出版社
2002年6月·济南

责任编辑 袁本忠

封面设计 金 马 张宪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圆梦/孔宪礼著. — 济南:黄河出版社, 2002.5

ISBN 7 - 80152 - 382 - 2

I. 圆… II. 孔… III. 中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5398 号

书名	圆梦
著者	孔宪礼
出版	黄河出版社(250002) (济南市英雄山路 19 号)
印刷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5.125 印张 100 千字
版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400 册
书号	ISBN7 - 80152 - 382 - 2/I·052
定价	14.00 元

圆 梦

孔宪礼著

黄河出版社

2002·济南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中篇小说，作者孔宪礼。该书塑造了普通老百姓王广生、黄小莉、徐玉珍、司机张大成等艺术形象。该书以王广生与黄小莉在购买彩票中相识，在平凡的生活中产生的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现了人们对美好理想和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该书情节曲折，跌宕起伏，故事生动，描写细腻，妙趣横生，可读性强，故事发人深省，让人读后有一种全新的感觉，浑身有透凉的清晰。

目 条

第一章.....	(1)
第二章	(10)
第三章	(23)
第四章	(33)
第五章	(39)
第六章	(41)
第七章	(51)
第八章	(56)
第九章	(63)
第十章	(71)
第十一章	(79)
第十二章	(88)
第十三章	(95)
第十四章.....	(101)
第十五章.....	(105)

第十六章	(109)
第十七章	(118)
第十八章	(124)
第十九章	(130)
第二十章	(135)
第二十一章	(140)
第二十二章	(144)
第二十三章	(149)
作者小传	(153)

第一章

盛夏正午，骄阳似火，太阳烤焦了的水泥马路上处处滚烫灼人。整个街道上见不到一个人影，偶尔有辆豪华轿车载着女人和宠物，向着浓荫覆盖的翠竹山庄急驰而去，仿佛急于要逃离这毒辣的太阳，以避免烤化了他们娇贵的汽车。此时，王广生身上那件半新不旧的白衬衣已经被汗水浸湿，右肩上搭着一块灰色的白毛巾，无精打采地骑着他那辆摇摇晃晃快散架的三轮车，来到了翠竹山庄。山庄的南面，不远处是一条长年奔流不息缓缓流动着的河流，河岸两旁景色秀丽迷人。五年前，王广生就是逆着这条河流乘船而上，来到省城的。河流的南岸，稍远处，是蜿蜒起伏连绵不绝的山峦，山顶上，沟壑处，到处是郁郁葱葱。这里天蓝水清，没有污染、没有嘈杂、没有喧闹、没有川流不息的汽车、也没有拥挤的人群。宽阔的街道上，显得非常清冷，看来住在这里的人们，过着一种舒适、淡雅而宁静的生活。

王广生，中等个儿，一脸帅气，眼神很锐利，似乎能看穿任何人心中的隐秘。虽然身上穿的衣服比较陈旧，但非常干净整洁，丝毫不影响他的出众仪表。王广生并不是因为他富有，而是他从事的工作是以收破烂为生，又姓王，所以人们都戏称他为“破烂王”。他骑车来到了十八号楼门前停了下来。这是一座豪华的二层小白楼，院内有宽阔绿色的草坪，树木还没有成材，院子周围的隔离带全都是钢筋栅栏。

王广生正在向院内张望的时候，小白楼二层阳台上，一个中年妇女，高高的个儿，身体略微有些发胖，面孔慈祥，正向下张望着。一看到王广生，便对他吆喝道：“哎！我这儿有废报纸和啤酒瓶。”

王广生大声说道：“好哩！”

他推着三轮车来到了楼下。这时中年妇女回到了屋内，又将啤酒瓶用一个筐端了出来，她先是问了问收购的价钱，之后，两人谈好了价，王广生从三轮车上，拿下了他那杆秤。中年妇女说：

“先过秤，看看我的报纸有多少斤？”

王广生从车上拿了条绳子，将报纸捆了捆，在他过秤的时候，那中年妇女探过头来，仔仔细细地看着，对他说：“咱们价钱好说，你可不要在秤上坑人呀！”

王广生善意地一笑说：“大婶，请您放心，这伤天害理的缺德事，我是从来不干的，我要是做了手脚，骗了你，就等于砸了我自己的生意，毁掉了我的人格，以后我就不说

收购你的东西了，我也没颜面再见你了。”王广生这时细细地观察这位中年妇女，他想，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极力地回忆着。停顿了片刻，他抬起头来，看了中年妇女一眼，说：

“大婶，看你的面相很熟，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一年到头见过我的人多着哩！”

王广生一拍大腿，惊喜地说道：“我想起来了！前不久，我上您那儿看过病，您不就是那位冯兰大夫嘛！”

“你怎么知道我叫冯兰？”冯兰有些惊讶地说。她记得自己好像没见过他。

“处方上写着你的名字，我看过。”

冯兰顿时恍然大悟，敬佩地说：“你这小伙子心可真够细的呀！”

冯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广生。”他边说边把酒瓶放到一边。

正说着，只听屋内楼梯“咚咚”作响，跑下来一个人，走出门外。这个人是这家男主人，本市副市长李可居的公子，他叫李江川，身高一米八零，人长得很魁梧，虎背熊腰，一脸男子汉的气质。他一出门便嚷道：“我那车库里还有一堆旧钢筋。妈，我急着要出去，我先带他去把那钢筋卖给他，回头再让他上你这儿来。”

冯兰瞪了儿子一眼，说：“啥事都要先依着你。”又转过头来对王广生说道：“小王师傅，你跟着他去吧！”

两人来到了车库门前，李江川打开了车库门，王广生顺势往里面一望，喜出望外地“啊呀！”一声，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里有这么大一堆长短不一的的钢筋。

“我没有时间跟你去过秤，你看这一堆值多少钱？”李江川说道。

王广生笑了笑说：“这还真不好说哩！”

李江川看了看他又说道：“不好说，给多少钱你就看着办吧！多给几块我也富不了，少给几块我也穷不了。大热天的，你看你衣服都湿透了，你们干这行也不容易。”说着，他伸出一个手指说：“就这个数，你就给一百块钱吧！”

王广生为难地说：“大哥，不瞒您说，我就带了一百块钱来，一会儿还要付报纸和啤酒瓶的钱。”

“算了，别磨牙了，既然没有那么多钱，你就给八十块钱算了。”

王广生这时以万分感激的心情向李江川连连鞠躬并说道：“大哥，今天，您就等于帮了小弟一把，您真是个大好人呀！以后你有什么事，需要小弟出力的只管说，别的咱不敢说。”他拍着胸脯又道：“我有一个健壮的身体，干吃苦受累的活儿是没有问题的。”说完，他摸了摸裤兜，掏出了八十元钱交给了李江川，李江川连看也没看就揣到兜里去了。

李江川拍了一下王广生的肩膀说：“你把钢筋搬走以后，顺便帮我把这车库的卫生好好打扫一遍。”说完，他转

身走去。

“大哥，这你就放心了，我一定会使您满意的，你放心走好了。”

王广生看着李江川那渐渐远去的高大背影，心里说，天下还有这样的大好人呀！要不是他，我这个月的房租还没有着落呢！房主人早就打招呼了，要是这个月交不齐房租就让他走人。就在他担心害怕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大好人把他给救了，他真是感激不尽。他心里暗暗地发誓，等哪一天，我王广生发了财，一定忘不了他。他把钢筋装到了那辆破旧的三轮车上，然后，就用扫把打扫起卫生来。顿时，屋子里尘土飞扬。王广生喉咙里吸了多少尘土，他都不在乎，他一遍又一遍地打扫着，就连那台布满灰尘的旧电视机，也用抹布给擦得干干净净。卫生打扫完毕以后，他关上了车库门，推着三轮车来到了冯兰面前，将堆放在那里的啤酒瓶一个个数着往车上装。当看到一个啤酒瓶里还有半瓶啤酒正往外流的时候，他感到很可惜，而这时他又饥又渴，也顾不得许多了，拿起酒瓶就“咕咚咕咚”喝了起来。冯兰一看，赶忙上前阻拦说：“这酒已经好多天了，都变味了，别喝坏了肚子！”

王广生“嘿嘿”傻笑道：“冯大夫，我们乡下人这叫做不干不净，喝了没病，不像城里人那么多讲究。”

冯兰见劝阻无效，瞪了王广生一眼，说：“我们当医生的也有一句话：别忘了病从口入。”

“冯大夫，你真是菩萨心肠，不说这些了，已经叫您等

了这么长时间了，实在是过意不去，赶快把这报纸和啤酒瓶装完，我就走，不再打扰您了。”

王广生将报纸酒瓶装完以后，付款给冯兰，冯兰顺手接过，数了数钱，就将钱装在兜里，又说道：“小王师傅，一回生二回熟，我就相信你了，以后每过一阵子，你就来把我家的废品收走就是了。”

王广生装好了东西，摆了摆手说了声“谢谢！”推着三轮车，走出了冯兰家。这时候，他感到又饥又渴，便来到了一家小吃店，顺手掏了掏兜，剩下一元伍角钱，只够买碗面条的。于是他要了一碗面条，狼吞虎咽地吃了，觉得肚子里仍然是空荡荡的，又喝了两碗不要钱的面条汤，稍觉饱了许多，便走出了小吃店，推着三轮车来到了一棵大树下乘凉。他身子斜倚在三轮车上，心里乐滋滋的，没想到今天占了这么大一个便宜，要不是遇到这么个大方人，他要不是急着要走，还很难把这笔生意顺顺当当地做成哩。这也许是一种运气，让我碰上了好人。

唉！不管怎么说，王广生的命薄啊！他六岁丧父，母亲一人拉扯着他们一家四口，含辛茹苦，艰难度日，姐姐、妹妹无缘走进校门，家里把希望都寄托在了他一个人的身上。全家省吃俭用，供他上学。九岁那年，家里把他送到了离家有七八里路的山村小学读书。不管酷暑严寒，他从来也没有耽误过学业。他人小志不短，苦读寒窗，虽然在学校不是顶尖学生，但在全班却是遥遥领先的佼佼者。在他初二下学期的时候，母亲不堪重负，积劳成疾，

终于在一次干农活的时候倒下了，带着终生的遗憾撒手而去，抛下了他和姐妹二人。母亲去世以后，这个家庭再也无力支撑，从此结束了他短暂的学业，含泪离开了学校。后来，他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农村劳动了数载，姐姐出了嫁，妹妹也随姐姐而去。此时，他无依无靠，孤苦伶仃，毅然投奔了远房的舅舅，来到了省城。到了省城后，当过搬运工，在餐馆里洗过碗，在建筑工地上当过小工。

说起在建筑工地当小工，王广生受尽了苦累，至今仍记忆犹新。一天，王广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韩老三的建筑工地上。正好碰见双手扶着摩托车车把，两脚踩地的韩老三与一个小工头说话。当他俩刚一把话说完，王广生就凑上前去跟韩老三说：“大哥，这儿有活儿干吗？我想找个活儿干。”

韩老三看了他一眼说：“你会垒墙、砌砖吗？”

王广生摇了摇头说：“我不懂技术活儿，当小工打个杂还可以。”

韩老三一本正经地说：“我这儿活儿可是又重又累，你受得了吗？”

王广生付之一笑说：“咱农村人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都干过，这你就放心好了。”

“那好，你就负责推架子车外加搅拌水泥，干活不许偷懒，要是偷懒我可是要骂娘的。”王广生笑了笑说：“既然我下决心在你这儿干，一定会让老板你满意。”

韩老三连连点头说：“这就好，这就好。”说完，就冲着

方才那个小工头喊道：“李二，你把他领走！”

李二赶忙答道：“好的。”一边说一边向韩老三走来。到了王广生近前，打量一下王广生，就叫王广生跟他走。王广生紧随其后来到了干活儿的地方。李二手指了指身旁的架子车说：“从今天起这架子车就由你来掌管。你除了推车运料，还要搅拌水泥，运料要快，不能耽误瓦工师傅砌墙。”

王广生说道：“不就是这点活儿嘛，这你就放心好了。”

李二斜了他一眼，说道：“一天两天倒没啥，时间一长你就知道这活儿有多苦多累了。”不干不知道，一干吓一跳。几天下来，王广生累得腰酸腿痛，特别是到了夜晚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觉得哪儿都不舒服。到了白天干活儿的时候，他硬是咬牙坚持着干。就这样拼死拼活两头不见太阳地干。推架子车供料稍微跑慢一点，小工头不是瞪眼就是骂娘。经常骂他：“磨什么洋工，不想干回家呆着去！”听了这些话，王广生也有几分不服气地说：“你别总用这个来吓唬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大不了不干就是了。这里连工资都不开，上月推下月，在你这里除了每顿饭给几个馒头填饱肚子，还有啥？那汤说是汤只不过是水加盐罢了。”王广生心想万一干到年底这工钱再不兑现，或包工头携款逃之夭夭，到那时可就惨了。他思来想去，下决心早点离开。离开这里去干什么呢？听人说，收废品这行当不错，用的资金成本不多，买卖双方

现金交易,而且不受别人支配,用不着看人眼色行事,想多跑几家就多赚点,想偷个懒少赚点就是了。干这一行,无非是被有些人瞧不起,收破烂听起来不过难听一点罢了。走自己的路,别人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当他想明白了以后,毅然决然地离开韩老三的建筑工地,从此,干起了收废品的行当生涯。由于舅舅和舅妈双双下了岗,生活越来越拮据,不像以前那么富足了。这时,舅妈每天吃饭都不给好脸色看,不是摔锅砸碗,就是指桑骂槐。看得出来,舅妈不欢迎他在这里白吃白住。而他也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不愿再看人家那副拉长的脸,于是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舅妈家,在外面找了一间破旧屋子,租了下来,下定决心要自立门户。

第二章

王广生歇息不久，又骑上了三轮车，去废品收购站。他心想，今天一定能卖个好价钱。他越想，头脑就越兴奋，这车越蹬越快，上身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他丝毫没有减低速度，仍然高速前进。他骑车越过街道，穿过小巷，来到了废品收购站第一站点，将报纸和啤酒瓶处理完了之后，紧接着又来到了第二站点。这时，收钢筋的员工，正在给前边的人过秤。当周围其他收废品的人看到王广生拉这么大一堆钢筋时，都惊叹、羡慕不已。当前面的人过完秤后，才轮到王广生过秤，王广生心里美滋滋地想：这次肯定会有个好价钱。

等过秤完毕，收钢筋的员工拿电子计算器一计算，总共是三百零六公斤钢筋。员工大笔一挥，在验货单上写下了数字，签了字，盖了章，便对王广生说了声：“拿去，到那南边的窗口出纳处领钱去吧！”

王广生接过员工递过来的单子，看了看后，说了声